

文會篇

修道之我觀

蔡政雄·文

俗話說：「行盡世間天下路，唯有修道不誤人。」一針見血地把宇宙人生的真象，一語道破無遺。其實人若沒有道，不依道而行，宛如地球不依天體軌道運轉，則其所產生的災禍及所造成嚴重的後果，自不在話下。中國人自古以來，一談到道，無形之間就變得嚴肅起來。看到修行者，尤其是一貫道的道親，更是為之側目，說是帶著有色異樣的眼光視之。

未求道以前的後學，就有著這般的心態。但，後學如今對修道有一番見解和體悟：運動選手幾乎無人不知運動前需要熱身（軟身），修道就猶如運動前的軟身運動一樣，雖然不見得沒做熱身，就會產生無妄之災。然有道是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。」不能說台海五十年風平浪靜，就對武備鬆弛懈怠；也不能云：「每天臨睡前，例行公事般的小心門窗、火燭巡視檢查，然數十年來皆沒意外狀況的發生，而生起多此一舉，白費心機之念。」達賴喇嘛曾說

過：「我不知無常與明天那個先到。」這與孔夫子不敢收「隔夜帖」同出一轍，更何況：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淨土。」衆生就是有業有障，才會來到這滾滾的娑婆紅塵。所謂：「愛河千尺浪，苦海萬重波。」「自知者明」的人又有幾多呢？

所以孟子雖是主張人性本善，然他亦曾說過：「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。」所以人心與人性畢竟是不同的。人心之險惡，佛陀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即已說過：「人心有貪、嗔、癡、慢、疑，這五鈍使。」有時我們有心要渡人求道，然對方卻搬出種種理由婉拒。真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，甚或雞同鴨講，回拒理由真是千奇百怪，甚至令人啼笑皆非。其中最重要一點，就是沒做虧心事，為什麼要去求道呢？簡直把道場視為法院，無事不登三寶殿。馬祖道一禪師說得好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想當年濟公活佛老師，為何能以瘋瘋癲癲之形相獲得靈隱寺住持瞎遠堂長老的重視，而承襲



其住持方丈呢？就是老師所題：「淨眼觀來三界，總是一緣茅屋。」絕不能小覷這區區數句，這是對道一禪師所謂「平常心是道」最好不過的詮釋。

每當民意代表在選舉時，最常見的競選標語就是：「一路走來始終如一。」苟真能如此，那還得了。其心已達如如不動的境界，此境界何止明心見性而已，早該見性成佛，直了涅槃彼岸。比欲做神仙不成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強勢何止萬千倍！因而總統一職尚且不看在眼裏，遑論去參選那芝麻綠豆的小小民代呢？人心是善變、多變可想而知。地藏經上有言：「南閻浮提衆生，剛強難伏，起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。」也正因為如此，所以曾子才要：「一日三省吾身。」孟子也有所謂：「學問之道無它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至於如何三省，如何求其放心，這些功夫即牽連到修道的問題。儒家也好，道家也罷。這些中華古文化所欲追求人生處世哲學之道，不外乎八大字：「得意

淡然，失意坦然。」所以老子的：「天之三寶一慈、儉、不敢為天下先。」甚至進而主張：「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」何以老子有如此深重的出世觀呢？蓋因其知曉人性三昧，所以其道：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。」中國人有句耐人尋味的話：「三百世修來同船渡，五百世修來共枕眠。」由此可見今生今世能結為夫妻，其因緣何其殊勝。然時至今日對恩愛夫妻，又有全新的詮釋，由相敬如「賓」，到相見如「冰」，甚至演變到相向如「兵」，其慘酷寡情甚至無情可見一般。難怪會報導台灣的離婚率，始終居高不下，甚至於世界排行榜，不是一就是二，實令人憂心忡忡，不勝唏噓。一個家庭夫妻的離異，對子女所造成的影響，是既深鉅且長遠，對子女而言是永遠無法揮去的陰霾。相對於社會所付出的成本，亦非常可觀，所以老子由衷的上述呼籲，實在是對衆生為什麼要修道這一回事，標出

一針見血，強力而震撼的說項。

在佛經就有一句極令人深省的話：「業不重不成娑婆世界。」而衆生業重是何以致之呢？不外無它，是此「心」此「念」也。人與動物最大分野，即在人類的心念非常強韌，這就是何以人類能修道而畜牲道不能的原由所在。所以一貫道主張三曹普渡，即人道、天道、地獄道的衆生，皆能同沾天恩師德，而受明師一指。然畜牲生靈始終囿於先天環境影響，而致因緣不及。至於人類心念之起伏，其閃爍之速捷，快如閃電來形容亦不爲過。在《仁王護國經》就如此描述：「一念中具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。」人類心緒之紛擾繁雜，豈是一句「逸興奔飛」所能道盡的！誠如做宰相者猶不安於位，已貴爲一國之尊的總統，猶癡夢於天高皇帝大，而撫有四海的帝王，位再高，權再重，也不敵無常，還是神仙好，神仙妙。爲的覓仙丹，不惜九五之尊，僕僕風塵猶樂此不疲，然畢竟是血肉之驅，難逃死神魔掌。殊不知是心是佛，是心成佛，要成仙成佛，捨修道一途是無門可入的，著實論世界真有長命不死仙丹嗎？要是有亦不假外求，而是禪宗所謂的：「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，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」

那顆自家明珠，才是真正永生不死的仙丹靈藥。套句惠能大師在《壇經》所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」星海羅盤葉教授說：「要轉命先轉念」，轉念不是說轉就能轉，談何容易！更非一蹴可幾，唯有修道一途方能濟助之。活佛師尊亦曾說過：「道不修理不明」，從修道中不但能澄化心靈的雜染，最扼腕的是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意抑或無意犯身口意業的時候，真奇怪的很，就是能清清楚楚感應這所生無明的來龍去脈。「知錯認過」，這字眼看似似乎平淡無奇，好像不值得我們去深思探究，其實是修道者第一道關卡，如同「衆善奉行，諸惡莫作」，白居易說：「三歲小孩也能知。」而鳥巢禪師卻道：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」

濟公老師曾開示我們：「爲人處世，立身行道，要在優點中找出自己的缺點，別人的缺點中發掘其優點。」而後學也從多年的禪宗經典中領略到：「火永遠無明的，世界絕對找不到有明的火」。針對這節骨點如果有極深的體悟，看禪宗任何經典皆能舉一反三，了了分明。爲什麼黃蘗會三問三打臨濟。黃龍慧南向師請教，師辟頭就罵，一路罵到底，就這樣一句：「難道罵人慈悲嗎？」師反問：「你會罵嗎？」慧南言

下大悟。尤其那句：「得也三十棒，不得也三十棒。」更是修行者至高無上的絕頂功夫。沒有修到《壇經》所謂的：「無住，無相，無念」的境界，是會被栽倒的。南懷瑾大師在其著「如何修證佛法一書」中不無沉重地說到：「看過去宋、明理學家的資料，在做善事的時候，同時也做了很大的壞事，自己作了都不知道。所以行善培養功德，要最高的般若智慧，不是那麼簡單。有時你覺得自己很嚴肅、很端正，實際上是天天在作壞事。任何人一點主觀的知識，一點點學問就自認為是對的，但以根本智一照，往往有最大的壞念。」洵不愧為開悟者。

西洋有句諺語：「說魔鬼說多的，自己本身也會變為魔鬼。」故所謂「相隨心轉」並非無稽之談，看過禪宗史的人皆知道，達摩老祖師自西國而來，特度梁武帝與神光，因緣未熟而一蘆葦渡江，北上嵩山，最後棲止少林寺，在那裡面壁九年。老祖師為何要示現「面壁九年」呢？這裡面可暗藏極大禪機，徒世人難以窺知，洵所謂「真經不在紙上。」在禪宗打坐焉能成佛，猶如磨磚不能成鏡的公案。達摩老祖師不但示現禪坐，且一坐常達九年之久，那葫蘆裏到底賣啥藥？其實是在無言說

法，闡示老祖師已證了佛果，那不是更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嗎？要知成佛過程必須要佛法，即需要空，已成佛者就無所謂空不空問題。而空絕對必從色中運轉。即心經色空效應，所以趙州八十猶行腳。二祖慧可為自我調心，或去酒家豪飲、屠宰場看人殺牛、街頭巷尾串門子…，即在以「色」薰空。不然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反觀老祖師修行境界已臻一念不起，既無念何須空，沒空就無所謂色不色問題，沒色空互薰攝，即所謂「如如不動」。如此火候不是佛是啥？這即是廣欽老和尚所謂「無來無去，無啥代誌。」(台語)如此一說禪坐不能成佛，也是佛，的確非常難理解，委實說非三言二語所能道盡。難怪禪宗是一門不可說、不可思議的法門。在數字上大家皆知貳與負貳之平方皆是四，即同一現象，卻有其殊異的事理。總之當修行修道到能嗅出：「心外無法」這法味時，再從那點切入，就自然能花開見果、迎刃而解。

最後以濟公活佛的訓文，來與一貫弟子在修道的里程共鞭策惕勵之：「韶華逝如流，佳期無長久，才春蘭、又麥秋，俯仰紅顏驚白頭，收圓迫，趁早修，莫待波翻浪滾水悠悠，船開矣，欲渡無由，空遺滿腹愁。」